

曹给非 著

帝国模式

历史兴衰成败终极密码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014034974

K207

160

帝国模式

历史兴衰成败终极密码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

北航

C1714568

K207
16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帝国模式——历史兴衰成败终极密码 / 曹给非著. —北京: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078-3696-7

I. ①帝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研究 IV. ①K2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5135号

帝国模式——历史兴衰成败终极密码

著 者	曹给非
责任编辑	贾 鹏 何宗思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 社 址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 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广内印刷厂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字 数	200千字
印 张	15
版 次	2014年3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4年3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696-7 / K · 248
定 价	29.80 元

CRI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盗版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帝国的肌体 /1

从世界中心说起 /1

帝国的骨架 /4

同化力之源 /7

三次农业革命 /11

防御型、内向型帝国 /14

骄傲的姿态 /19

自恋的羽毛 /23

第二章 帝国的神经 /25

二元文明的轻与重 /25

最精明的驾驭艺术 /27

最高超的畜牧办法 /30

掌控机核，始终利剑在手 /35

控制局势，始终波浪不起 /37

公正的名义，法令之维 /39

以文明的名义，礼制之维 /42

以仁政的名义，教化之维 /44

谨慎以待，现状之维 /46

第三章 帝国的内腑 /48

三和一定律 /48

内斗、内耗之源 /50

争斗的类型 /54

宫廷之争：唐宫血变 /56

朋党之争：北宋中后期乱斗局面 /60

中央与地方之争：八王之乱始末 /64

乱斗：明朝后期与南明的乱击 /67

第四章 帝国的衣裳 /73

皇帝的新衣 /73

上天的力量，封禅告天 /76

祥瑞奇迹，胡人也弄虚作假 /79

文人的悲哀，官样文人 /81

虚浮的版样，官样文章 /84

一统的天下，官家太平 /87

四海一家，朝贡外交 /89

第五章 帝国的血气 /94

撕破你衣服的我的手 /94

游牧民族简史 /97

世界性永恒性问题 /105

帝国的陷阱 /108

国为砝码的悲剧 /111

军为利器的难题 /116

第六章 帝国的死穴 /120

王朝的掘墓人 /120

掘墓者概观 /124

第七章 帝国的循环 /139

东西方历史的迥然之路 /139

权力与权利的游戏 /144

招安与“盗户” /148

帝国的意志 /153

逼出来的天下大治 /156

循环与往复 /160

第八章 帝国的命数 /162

历代覆灭之因 /162

国家机器的动摇与重建 /165

震慑系统的崩溃 /171

管控系统的崩溃 /174

融合系统的崩溃 /178

国家机器的检修 /180

打不破的死局 /188

第九章 帝国的终结 /194

远观的错觉 /194

尖锐的针刺 /197

危险的亲密接触 /201

金刚还是散沙 /205

最完美的王朝 /209

盛世的代价（一） /213

盛世的代价（二） /218

散而不灭的神魂 /224

参考书目 /228

从世界中心说起

在近代以前，中国都自诩为世界中心，“中华”、“中原”、“华夏”的本意便在此，和“中”有关的词语都容易被国人所接受，如中和、中央、中庸、中正。关于世界中心，历史上还闹出不少笑话。

明末时，传教士利玛窦怀揣着他精心绘制的《山海舆地全图》来到朝廷，企图以此扬名，方便其传教。这张《山海舆地全图》算是当时最准确的世界地图了，各大洲大洋的位置大体正确。中国的士大夫与学者一见却怒气冲天，呵斥利玛窦是“邪说惑众”，此图更是彻头彻尾的鬼魅之画。因为图中将中国的位置，放在了偏西的地方。利玛窦乖巧，吸取了教训，回去又重新绘制了一张地图，这次他特意将中国放在地图正中央，为方便识别，还刻意用中文标注。此举大顺，很快利玛窦便打入了名流达贵阶层，并把徐光启、李之藻这些儒家精英人士，变成了天主教徒。

自傲者之所以自傲，是看不到其他人，只看到自己，必然是唯我独大、唯我独尊了。纵观全球历史，在漫长的古代的大多数时间里，世界的中心应

该是“地中海—中东”这个区域。近代以降，世界中心的桂冠相继被欧洲、美国夺去。

中国的两个盛世，汉帝国与唐帝国，汉帝国时与罗马帝国双雄并存，但汉帝国延续的时间，不如罗马帝国；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双星辉映，但唐自安史之乱后便割裂衰落，其国力、影响力无法再与阿拉伯帝国媲美。两宋经济、文化均举世无双，可惜兵力太差，军事受制，国势未彰。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接近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世界中心”，倒是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时期（元成宗铁穆尔重新成为四大汗国的“共主”之后），但维持时间太短，不足百年。清中叶，中国关起门来自娱自乐，已然落伍。正是这时，欧洲异军突起，成了世界的主宰，以坚船利炮四面军事殖民，以机器、工厂、商品八方经济殖民。二战之后，欧洲大残，美国成了新的两大世界中心之一。

“地中海—中东”区域，这里是文明起源地的集中营，人类五大古文明起源地（两河流域文明、尼罗河流域文明、印度河流域文明、爱琴海文明、黄河流域文明），其中三个在“地中海—中东”区域内，分别是两河流域文明、尼罗河流域文明和爱琴海文明。

处在亚欧大陆的最东端的中国地区，与其他几个文明发源地相距甚远，由此中国独创出自己的农业文明，比如河北磁山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粟，距今七千三百年；浙江河姆渡文明遗址中发现有水稻，距今近七千年。在自我独创中，先人们也没有拒绝外来产物，小麦和大麦即是从中东引进。

在公元前4000—公元前1500年时期，文明推进和历史演化下，构成了人们所熟知的文明古国——古埃及、古巴比伦、古希腊、古印度、古中国（商朝）。

“地中海—中东”可谓是先知之地，这里也可以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母胎，几大世界性宗教——犹太教、祆教、摩尼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等均在此产生，后被传至世界各地，迄今信仰这几大宗教的人数总数约为三十六亿，占全世界总人口近一半，占信仰宗教总人口的70%。

另外两个精神文明的策源地，便是印度和中国。印度产生了佛教和印度教，中国产生了儒家、道家、法家等学派，儒家在汉以后成为主流思想，并被逐渐神



(示意图)

圣化，成为半宗教性质的“儒教”。佛教在诞生地印度，被印度教取代了，至今八成的印度人都信仰印度教，南亚诸国、东南亚地区，也有不少印度教的信仰者。佛教本体虽消散，神魂犹存，在中国、东南亚、日本等地区落地生根。在东亚与东南亚，中国国力最强，周边朝鲜、越南等国长期奉中国为宗主国，其他国家也倾慕中国文化，效仿中国体制，儒教得以扩散至周边各国。

不过，儒教、佛教、印度教所能集中影响的地区仅仅是在东亚、南亚、东南亚等地区，地球上其他地区虽也有信徒，但相当零散。此三教之魔力所至，难以同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相匹敌。

“地中海—中东”还是商业与贸易重地，在新航路开辟之前，这里一直是全球商贸、文化交流的中心。环地中海沿岸的埃及人、腓尼基人、希腊人、迦太基人，海陆并行，互通有无，赚钱巨利，颇有商业立国的味道。相继占据中东地区的安息、萨珊、阿拉伯则控扼“丝绸之路”与其他亚欧通行商路，阿拉伯人最是活跃，平地上骑着马，沙漠里伴随着骆驼，海面上游弋着商船，行商天下。几乎整个中世纪时期，阿拉伯人是全球商贸领域的中介者，欧洲人全面崛起之后，阿拉伯人的地位被葡萄牙人、荷兰人、英国人所取代。

大漠风尘起，海浪裂巨石，“地中海—中东”这一区域，更是古代至近代争霸、战争最为频繁与激烈的地方。此地扼欧洲、亚洲和非洲三大洲之要冲，海陆交错，道路纵横，用我国的兵法描述便是“兵家必争之地”。古代时期的大国争锋几乎都在这里进行，亚述帝国与古埃及，波斯帝国与希腊，马其顿与波斯帝国，罗马与迦太基，罗马与安息帝国，西罗马与日耳曼诸国，拜占庭与萨珊王朝，拜占庭与阿拉伯帝国，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对决的十字军东征，奥斯曼与拜占庭，奥斯曼与欧洲联军——引导古代世界长远趋势与格局的大战，至少有一大半在这里爆发。

近代以后，“地中海—中东”世界整体沦落，由主角变成配角，奥斯曼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战争，背后却是英、法与俄罗斯的周旋，数次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中东战争，背后却是美国与苏联的巨掌遥控。

帝国的骨架

与“地中海—中东”的风云激荡相比，中国这边或许要安稳些，但并不枯燥，而且独具一格，别有风味。

有人说我们中国的先祖，不像西方人那么勇于开拓进取，那着实是误解。中



(示意图)

国最早的文明应该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与长江流域中下游萌芽，其传播的基本规律是“片状为基，点状扩散”，多个同时并存的原始文明，相互独立，联系甚少，互不干扰。如仰韶文明、半坡文明、大汶口文明、河姆渡文明。人们联合渔猎，石耕火种，构成了一个个部落，生聚繁衍，不断开山辟林，原始文明由黄河流域中下游与长江流域中下游这两个基地，向周边扩散，随着考古的日益深入，不断发现了更多的原始文明，如红山文化、良渚文化。

文明的传播基本规律是“片状为基，点状扩散”，那么文明的联结基本规律则是“战争一和平”模式，打赢了才有人听你的话。按文史记载来看，传说中的黄帝乃一相当出色的“并购高手”，黄帝先是与炎帝联合，击败了南方的劲敌蚩尤，然后又降服了要和他翻脸的炎帝，黄帝以干戈止纷乱，各部落宾从之，将黄帝推为天下共主。黄帝以其巨擘将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拉在一起，将炎、黄两大势力并于一体，并将其他松散的各部族整合起来，构建了华夏一族，揭开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第一页，华夏子孙都称“炎黄子孙”。但那时华夏人所控制的区域并不大，若按面积比对，大约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二十分之一。

可称为正式的文明，与原始文明相区别，有两个标志，其一是文字的出现，其二是国家组织的建立。夏、商、西周被称为三代，为我国最早的三大奴隶制王朝。而第一个家天下，建立国家的夏朝，目前还未被国际史学家所公认，尚存疑，因为无足够的实物与考古证据可证明之。殷商的几个都城旧址以及龟壳上的甲骨文均被发现，那是确定无疑存在过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被“公认”的历史，可以从商算起。

从商到西周，华夏族的文明伴随着军事扩张与联盟等形式，逐渐发散，囊括了黄河流域、关中地区、淮河流域、长江中下游，并辐射至长江流域上游、海河流域、云贵地区。

东周分春秋战国，各诸侯脱离了周朝的节制，诸侯国间相互攻略蚕食，同时亦有处于偏远的诸侯国向外扩展，如秦霸西戎，楚在南方略地，燕延伸至辽东，将这些本属“蛮夷之地”收为华夏文明圈内。

秦横扫六国，北驱匈奴，夺得河套地，南下百越，夺得福建及两广，珠江流

域被包揽进秦的版图内，华夏文明的核心圈在此时完全形成，中华帝国时代也就此开始。

中华帝国的大体版图也雏形初立，秦的疆域东至朝鲜，西至临洮，南至北向户，北至阴山，具体点讲便是：关陇（陕西、甘肃）、巴蜀（四川、重庆）、云贵（云南、贵州）、燕赵（河北、京、津、辽宁）、中原（河南、山西、山东）、荆楚（湖南、湖北）、江淮（江西、安徽）、江南（江苏、浙江）、岭南（福建、广东、广西）。

中国之后的历代疆域各有变化。两汉开拓了西域，并收服了西南夷。三国至西晋大体继承了汉朝的疆域，东晋时国家再度分裂。作为正统王朝的东晋退守南方，北方与西域诸国林立。南北朝时期，北方为鲜卑人的魏所统一，南朝则是相继的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，基本局势是南北对峙。隋朝合并南北，并取得西域部分地区。唐朝疆域情况最为复杂多变，其初期的唐太宗时期，败亡突厥，占据了广阔的蒙古草原、西域，唐高宗时期则征服了高丽，控制了朝鲜半岛，疆域极盛，后来的武则天、唐玄宗时期，突厥复国，草原不再为唐廷所制，但唐朝在东北拓展极广，安史之乱后，唐朝疆域急速缩减，西域尽失。结束五代十国战乱局面的北宋，其疆域比起晚唐都大有不如，蒙古草原、东北、幽云地区在辽国手中，河套、甘肃在西夏手中，云贵在大理手中。南宋更是被金国压缩到江淮以南，中原全失。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王朝，西藏第一次被正式囊括进中国版图，从此再无分离。明朝保留了如今疆域内的绝大部分，除了新疆与蒙古部分地区。清朝疆域亦颇有扩大，但在晚清时，西北与东北一百五十多万土地被俄罗斯占去，蒙古在民国时独立出去，构成了今天中国的版图现状。

至秦开始，中国历代的争斗厮杀，基本都在秦帝国所定的范围内展开。大一统的王朝，两汉、西晋、隋、唐、元、明、清，虽然疆域有大有小，变化多端，但核心区域都是把据在帝国掌中。而那些武力羸弱的偏安小王朝，如东晋、南朝与南宋，至少也能把据三个区域：江南、闽粤、巴蜀。此三地算是中国的三味续命之药，江南与巴蜀为产粮重地，历史越往后推，其重要性越是明显，闽粤虽从秦开始就一直在帝国版图内，但直到宋朝仍被视为半蛮荒之地，闽粤对帝国最大

的贡献是通商，广州、泉州等口岸为帝国商贸进出门户，出口丝绸、陶瓷等海外畅销产品，换来金银财富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
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便形成了这样的趋势：当国家强盛时，能保留秦所奠定的核心区域，差不多就是长城以内，还会把西域收入囊中，蒙古草原受制于或实际控制在国家手中。当国力衰退时，不仅西域与蒙古草原丢失，而且也会丢失长城以内的一些紧要之地，基本上游牧民族一旦进入长城以内，就会威胁性剧增。譬如魏与西晋时期，胡人占据了河套地区，终于趁八王之乱混局，灭了西晋，祸乱北方。五代的后晋起，契丹人占据了幽云十六州，开启了两宋军事上的困顿局面。当国家分裂时，会出现南北对峙，以淮河或长江为界，这两条河成了退守的南方政权的生命线，北方强敌越过了淮河界，长江就近在咫尺，没有了缓冲带，跨过了长江天堑，南方政权也就岌岌可危了。

在这几千年里，周边的游牧、游猎民族，从未停止过主动对中原的骚扰攻击，而中原政权几乎都是疲于防御，除了少数时期的反击和主动扩张。

民族是众人的集合，和人一样，其行为模式会受其所处环境与时代制导。中原民族（之所以用此较模糊与笼统的字眼，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一直在争衡与融合，有时是敌人，有时却成了一家人，之前被称为蛮夷，之后又变成了中华民族中的一员）面对气势汹汹的来犯时，所思所为，就是防御防御再防御，同化同化再同化。为什么会想着同化，而不是消灭呢？游牧、游猎民族精于骑射，来去如风，退回草原便无踪无影，中原民族有心杀贼，却无力回天，只好防御为主，而最好的防御就是同化。

同化力之源

中国是这个地球上同化能力最强的国家，关于同化能力的相关著述、文章已经多如牛毛，中国能同化外来的、周边的异族，可谓成就斐然，已经成为了众所周知的事实，这里也无需多说。但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：中国同化物的能力，照样超凡入圣。我这里说的物，指的是农作物，如粮食蔬菜、花卉

瓜果等。

中华民族同化之力，可能大于征服之力。同化人，将异族变为同族，将异邦变为友邦，将敌人变为友人，甚至是自己人，兵法上讲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，大概也达不到这效果。事实上，虽历经大难，中国的历史之所以从未断绝，中华民族绵延至今，同化力功高无比，其外柔内刚，胜过了铁骑箭矢，胜过了刀剑甲冑，看似松松软软的中国与中华民族长存五千年，那些凶猛彪悍的游牧游猎民族，多已消逝在历史的茫茫尘烟中。

同化物，将他物变为我用，将化外之物化为己用，地无所扩，但产出日增。自工业革命至今，这个世界一直奉行着“改造自然、征服自然”的理念，同时也在身体力行着。但中国古代讲求“天人合一”，并不强调对自然的肆意改造，更别说征服了。征服是对天的不敬。中国古代提倡的是“因地制宜”，“因势利导”。在适宜的地区，种植适宜的农作物，很少会强力推种某类作物。一般情况下，统治者也不会过多干预农民们如何栽种如何生产。然后再辅助以人为的技术改造，让农作物能适应水土气候等环境，使农作物在这种适应过程中，逐步变化，与环境完全契合。更易成活，生长更快，成熟更早，收成更丰硕。

譬如我们目前所食用蔬菜瓜果，大部分都是自外传入或引入。中国原有的蔬菜瓜果多已消失，因历史久远，难以查证，殆因新入之品种，或产量更高，或更易成活，或口味更佳，人们自然会选择更优良之新品种。这无计其数的蔬菜瓜果由外传内，在中国本土发扬光大，久而久之，很多人竟认为原产地就在中国。

本人特地整理了一下汉朝至清朝，中国引入并食用至今的蔬菜瓜果。

大蒜（原产地在西亚和中亚，张骞通西域时带回），香菜（原产地中海沿岸，张骞引入），石榴（古称“安石榴”，原产地中亚，张骞引入），芝麻（又名胡麻，原产地中亚、西亚，张骞引入），葡萄（原产地西亚，张骞引入），黄瓜（又叫胡瓜，原产地东印度的西北部，张骞引入），蚕豆（又名胡豆、寒豆、罗汉豆等。原产地亚洲西南部到非洲北部一带，张骞引入），金花菜（原产地印度，东汉时期引入），豌豆（原产地为地中海沿岸，东汉时传入），扁豆（原产地印度，汉、

晋时传入)，茄子（原产地东南亚和印度，约于晋代传入），菠菜（又名波菜，原产地波斯，唐代传入），芒果（原产地印度，唐代时传入），无花果（原产地印度，唐代时传入），木耳菜（又叫胭脂菜，原产地北美洲，五代时传入），莴笋（原产地为地中海沿岸，五代时传入），西瓜（原产地撒哈拉沙漠，五代时传入），哈密瓜（原产地中亚，宋朝时传入），香蕉（原产地东南亚，宋朝时传入），胡萝卜（原产地北欧，元代时传入），菠萝（原产地巴西，明朝时传入），木瓜（原产地墨西哥，明末清初传入），向日葵（原产地美洲，明朝时传入），火龙果（原产地美洲，明朝时传入），洋白菜（又叫包心菜，清早期传入），南瓜（清时期传入），四季豆（原产地中南美洲，明朝时传入），西红柿（又名番茄，原产地南美洲的秘鲁，清朝中晚传入），西葫芦（原产地美洲南瓜，清朝中期传入），生菜（原产地中海附近，清晚期引入），菜花（原产地中海沿岸，清晚期传入），洋葱（原产地伊朗、阿富汗，清晚期传入）。

这不同洲际、不同地域的作物，甭管是原本长在深山老林，还是雨林之中，或沙地之上，都能在中国落地生根，繁育滋长。和中国历史上同化人一样，不分地域，不分种族，进入中国，极少有不被融合的。

为什么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能做到这点，唯独中国？

幅员辽阔并不是中国的最大优势，历史上的波斯帝国、罗马帝国、阿拉伯帝国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，与同时期中国的周王朝、汉帝国、唐帝国、明帝国相比，疆域并不比中国小多少，但它们缺少中国纬度的大幅度跨越，气候的丰富。从北方的辽东至南方的两广，也就是上文反复提及的“帝国核心区”，分别是寒温带、中温带、暖温带、亚热带、热带。西域与青藏地区，虽时而在版图内，时而不在于，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是极其紧密的，可以说自始至终，这两个地区都从未能脱离出中华文化圈。如此一来，加上西域的沙漠气候与青藏的高原气候，除了南北两极的极寒带，主要的气候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，基本都被一同包罗。同理，现代的俄罗斯与加拿大比中国更宽广，但与中国相比，气候的丰富性差得多。各类植物秉性不一，就气候而言，有的植物喜阴，有的植物喜热，有的植物喜潮，有

的植物喜干，一个地区，气候越是丰富，所能接纳的植物越多，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。

其次是雨水问题，天降以水，滋润万物，还没听说哪种植物能离水而活。中国传统的几大农业区（华北平原、长江中下游平原、四川盆地，至于东北平原是1949年建国后开拓的成就，在以前被称为“北大荒”。）这些地区的雨水与东南亚、南美地区相比，论雨水充沛程度，远不及之，至于内陆地区的西域、青藏等地，降水更是稀少。但中国这几大农业区的降水不在多，而在精，印度洋季风带来了充足的水分，清明时节雨纷纷，从仲春开始，雨水随增，在夏季时达到高峰，保证农作物在最需要水分的时候得以滋润，所谓春雨夏雨贵如油，正是如此。中国的这种优势，是中东、地中海沿岸、欧洲大陆这几大文明区所不拥有的。因为这几个地区的降水，多在秋、冬两季。

中国的农业发展程度，在远古与商周时期，是落后于两河流域、尼罗河流域等地的，但在秦汉时期，中国的农业发展程度，就能和这几大地区并驾齐驱了。而在整个“中世纪”时期（以西方同时期的称谓套用之），中国的农业发展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地区，独步天下。除了技术革新，最重要的因素便来自于自然。

古代人看天吃饭，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，曾狂热地要征服天地的现代人，也发现在大自然的面前，人终究是渺小和脆弱的。如此优越的气候与自然条件，为各种农作物提供了得以生存的温床，使得中国成为各种农作物的“集中营”。各种“关键性作物”对一个文明有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譬如欧洲能种植小麦，却不能种植水稻，乃地理条件使然。

中国这种同化万物之力，意义非凡。这使得各种植物能在中国“安家落户”，生生不息，不断为这个国家提供着天然物产。在古代时期，农业是一国经济的基础，农业的繁荣决定其他产业的发展程度，决定整个国家的财富力、国力，决定人民的生活水平。当然现在也是，只是比重降低了。

同化物为同化人之基础，这个论题有些复杂，稍后下文再详解。

中国得天独厚的地理、自然条件，使得中国古代产生了三次农业革命，每一

次农业革命都深刻地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。

三次农业革命

在古代，一般指农业便指“五谷”——黍、稷、稻、麦、菽。今天的人对稻、麦都知晓，但另外三种便不甚了解了。可黍、稷、菽恰恰为我国原生谷物，确定无疑。黍和稷属于同一类作物，均为黄米，便是今天所常说的小米。质黏的是黍，不黏的是稷，稷可以作为饭食，黍可以用来酿酒。菽是豆子，分黄豆和绿豆，至于榨油所用的大豆，则是从美洲传入的。麦又分为大麦和小麦，都是从中东地区传入。我国是最早发现种植水稻的国家，河姆渡文明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中发现了大量的水稻残留。

社稷这个词与江山并用，代指天下，其中社为土神，稷为谷神。稷在商周时期社会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，因为人们主要靠它填饱肚子，人们求丰收，会拜祭稷神。在小麦和大麦传入之前，当时华夏人的主食是稷和菽，用稷做饭，用菽做菜，用菽的叶子做汤，饮食结构相当单调，小麦和大麦传入之后，很快推广至黄河与淮河流域，丰富了华夏人的食谱。

《诗经·周颂》是西周人歌颂先祖的诗篇，其中有这样的诗句：“贻我来牟，帝命率育。”翻译成白话文便是：感谢上天赐予我们来和牟，命令我们广泛地培育。这其中的“来”指小麦，“牟”指大麦。繁体字的来和麦，十分类似。此处可以看出，在西周时，小麦和大麦已经逐步推广了。因麦类的产量高，性能优，便慢慢替代稷和菽，成为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。

到春秋时期世道大乱，不少隐士为躲避战乱，便逃遁到某个偏野之地，自耕自食，他们嘲笑孔子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不辨菽麦”，可见那时已是菽麦并重普及，不辨菽麦，即指无生活常识。

在秦汉时，除北方外，小麦和大麦又推广至南方各地，成为人们的主食。史学界称商朝时发生了“第一次农业革命”，指的便是小麦与大麦的引进与培育。这两类作物产量大大高于菽和稷，由此当时国人财富速增，人口滋长，加快了华